

諸位法師，諸位同學，請坐。請跟我念三皈依：阿闍黎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始從今日，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兩足中尊；皈依達摩，離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諸眾中尊。阿闍黎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始從今日，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兩足中尊；皈依達摩，離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諸眾中尊。阿闍黎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始從今日，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兩足中尊；皈依達摩，離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諸眾中尊。

請看《大經科註》第四百七十三頁，倒數第四行，從第三句看起：

《華嚴孔目章三》：「五逆，謂害父，害母，害阿羅漢，破僧，出佛身血」。「初二」就是害父母，「背恩養」。父母對自己有大恩，生我、養我、教我，所以，違背這叫忘恩負義，這罪大惡極。後面三椿事情「壞福田」，三寶是一切眾生的無上福田，你要是把它毀滅掉了，眾生沒有地方種福，後果不堪設想。貧賤、無知會造成社會動亂，受害的人無量無數。這個責任誰擔當？所以幹這五種事情的人，只要做裡頭的一種，就是無間地獄。這裡說的五逆，後面念老提出了，「至於常言之五逆，則為殺父、殺母、殺阿羅漢、出佛身血、破和合僧」，以上三者意思相同。「犯此逆者，身壞命終，必墮無間地獄，一大劫中，受無間苦」，這個地方講的不是一中劫，而是一大劫。一大劫，這個時間比前面所說的再加三倍，一大劫是四個中劫，如果算小劫來講，八十個小劫，這就太可憐了，為什麼要造這麼重的業？

五逆，我們參考資料裡頭有，在這個地方說說，因為這椿事情

太重要了。我們要多聽、要多讀，提高警覺，決定不做這五種事情。這五種事情反過來是五大善，那就是孝順父母，尊重阿羅漢。阿羅漢在哪裡你也找不到，但是與阿羅漢同等的這種業，就是老師。阿羅漢在世間，他的使命是教化眾生，為一切眾生講經說法，他教小乘，等於說教導佛的初級班。佛的初級班是阿含，釋迦牟尼佛當年講了十二年，這十二年留下來的經典很豐富，在佛經翻譯幾乎很完整的翻成中文了，在中文稱為《四阿含經》。中文本的《四阿含》跟現在南傳巴利文經做個對照，大概它們比我們多五十幾部。諸位要曉得，總共將近三千部，只多五十幾部，算是翻得非常完整。這個事情我並沒有去統計，章嘉大師告訴我的，他跟我介紹大小乘的時候說過。

我們今天看到了，在斯里蘭卡看到的。去年十一月有這個緣分訪問斯里蘭卡，沒有想到這個世界上還有這樣的國家，佛教國家。全世界佛教的國家，有說的，沒有行的。斯里蘭卡這個國家小乘完全落實了，每一個人、每一個家都落實小乘，真可愛，它做到了。這個國家的人口不多，兩千多萬人，佛教徒佔百分之七十八，還有少數的印度教、天主教、伊斯蘭教、基督教，少數。每一個星期天，全國在校的學生，星期天都要到附近寺院接受佛教教育。小乘這些法師很可愛，個個都能言善道。

我們做了個突擊檢查，事先沒有通知，附近找個寺廟我們就進去參觀，沒有告訴他。看到那一天大概有三千多學生，這個廟也不小，學生坐在走廊上、坐在大殿上、坐在院子的地上，整整齊齊。我們許多人參觀圍在這旁邊，他們學生沒有交頭接耳，沒有說是看看我們，沒有，非常專注在聽講，很認真的在學習。我們這一問才知道，星期天全國寺院都開放，出家人都出來教學生。沒有什麼喇叭、擴音器，沒有這個東西。好像一個班一個班的樣子，一個班幾

十個人，我看不到一百人。一個老師教，老師站著，學生都坐地上。小乘打赤腳，統統都赤腳，沒有穿鞋子的。觀光旅遊，進寺廟一定要脫鞋子，脫鞋子，甚至於叫你脫襪子，很有秩序。我們看了非常感動，真沒有想到讓我們看到了，他做到了，信解行證，證沒有看到，信解行看到了。一般我們所看到，我這一生看到佛教只有信解，沒有看到行的，這個國家做到了行。

我到這個地方來沒幾天，總統派他們的國師，這個國師跟我也是老朋友，送邀請函送到這個地方來，第二天就回斯里蘭卡，特地送來的。請我去講經，約定在五月底、六月，也是去講一個月。講什麼經？我就是講這部《無量壽經》，分一百個小時到斯里蘭卡。這次到此地也是分一百個小時，這一百個小時是最重要的一部分。我們知道全經最重要的一品，就是第六品「四十八願」，稀有難逢。這個都包括在十八願，十八願末後這兩句「五逆十惡，毀謗大乘」，極樂世界收不收？現在這一大段經文都是來討論這個問題。

五逆要講清楚，這是從《佛學大辭典》節錄的。「罪惡極逆於理」，跟常理完全相違背。「是為感無間地獄苦果之惡業」，也就是惡因。「謂之無間業」，造無間地獄的罪業。「此有三乘通相之五逆，大乘別途之五逆，同類之五逆，提婆之五逆」，這就說了四種，我們都應該知道的。第一個「三乘通相五逆」，三乘是聲聞、緣覺、菩薩，這叫三乘。底下這一段三乘通相五逆，「通於三乘所立之五逆。又曰小乘之五逆。常言之五逆是也」。第一個殺父，第二個殺母，第三個殺阿羅漢，第四個由佛身出血，第五個破和合僧，這整個排列，由罪之輕重次第排列的。「破和合僧者」，這一條特別提出來解釋。「多數僧眾，和合而行法事；修佛道，以手段離間之，使之鬥亂，使之廢法事。五逆之中，此罪最重」，比殺阿羅漢、比出佛身血還要重。依照輕重順序來說，這是最重的，也是我

們中國佛門裡頭常常提到的，有經論做根據的。

和合僧，修六和敬。我們三皈依裡頭「皈依僧伽，諸眾中尊」，眾是團體，四個人以上在一起辦事，這就叫僧眾，叫眾。所以僧眾不只出家人，在大乘裡頭四個人以上在一起修行，就叫做僧伽、和合眾。四個人在一起，必須遵守六和敬，如果不遵守六和敬，雖是眾，不能叫僧伽。僧伽，這個僧不是出家人的意思，依照佛的經教修行，在家出家通的，都叫僧伽。在中國習慣對出家人的稱呼，在家人不稱，其實在家人包括在裡頭。他們四個人在一起修法，你把這個團體破壞了，讓他不能修行，這叫破和合僧。破和合僧是五逆裡頭最重的，必墮阿鼻地獄，佛不能救你。

有沒有破和合僧的？好像挺多。我記得早年我在台北講經，有個老居士，趙默林老居士，現在不在了。他是我們前一輩，大概大我二十多歲，這是父親一輩的，也是印光大師的皈依弟子，跟李老師他們同輩分的。我在台北講經，他是每一會都到，來做影響眾，護持佛法，我們對他非常尊重。有一天他請我吃飯，在台北火車站的功德林。我去了，發現客人就是我一個。我們兩個人在吃飯，他問我，淨空法師，你知不知道我今天為什麼請你吃飯？我說我不知道，我沒有神通。他說我有一樁事情要向你請教。我說什麼事？請教不敢當。他就提出破和合僧，五逆罪其他的四種不容易犯，破和合僧這問題嚴重，好像到處都是。我聽了這個話，我說老人家，這個放心吧，咱們好好吃飯。他說為什麼？我說和合僧，你什麼時候看到和合僧？我這一問，他就愣住了，他就想想，最後就笑起來了，兩個出家人住在一起都吵架，他不是和合僧。我說我學佛這麼多年，我都沒有遇到過和合僧，也沒聽說過，哪來的和合僧？不必別人去鬥亂他，他自己在鬥亂，無論是出家人團體、在家人團體，內部鬥爭好像從來不能夠避免，要講破和合僧，是他們自己已經就破

壞了，不是外人。他終於明白了。

我說真有這樣一個僧團，我讚歎，沒有。修得很好的，讚歎幾句之後，他就傲慢心生起來，裡面就出事情了。真的，我學佛六十多年，沒有看到和合僧，也沒有聽見過和合僧；也許有，我沒見過。真正和睦在一起修行的人，他們姿勢一定很低、一定很謙虛，不會搞名聞利養。因為名聞利養就有爭、就不會和合，所以他一定是很低調，一定很少人知道。這樣的團體，人一定不會多，真修行。像《西方確指》所說的覺明妙行菩薩，他們這個團體只有八個人，真修，一心念佛，求生淨土，八個都成功了、都往生了，這叫究竟圓滿殊勝的僧團，個個成功。古時候有，也很少。我們非常希望有和合僧團出現，一個這種僧團出現，這一個地區的人沒有災難，這是真正如法的道場，諸佛護念，龍天善神守護。真有這四個人，和睦相處，互相相讓，絕沒有相爭的，那個功德大！不但這僧團自己成就，這一個地方託福，沒有災難。那個修的功力要大的話，甚至於一個國家都不遭難，你說它多大功德！所以它功德大，你破壞它罪過就大，一切惡業裡頭，第一大的惡業就是破壞僧團。

所以我就告訴趙老居士，我說放心，沒有人破壞它，它自己破壞。原因在哪裡？原因把戒律丟掉了。和合僧團的基礎是持戒，它戒律沒有了，沒有一個人守戒的、持戒的，它怎麼可能和合？和合的條件就是前面兩條「見和同解，戒和同修」。第一個知見不一樣，各人有各人的看法，各人有各人的想法，這就沒法子，再不守規矩、不持戒律，所以找不到和合僧團。我們想破和合僧團的話，沒有和合僧團。

我在美國十五年，美國的法師在美國，大概都是一個人一個道場，一個法師，幫助他的都是信徒，來做義工照顧他。我只看到壽冶老和尚，他的道場五個人，住五個人，老和尚一個，還有四個女

眾，比丘尼。美國道場住人這麼多的，我只看到一家，在紐約。我跟壽冶老和尚有緣，一九七七年我在香港講經，後面兩個月就是在他的道場，他香港有個道場光明講堂，我在那裡住兩個月，所以到紐約去看他，他接待我。一生專攻《華嚴》，他非常難得，他刺血寫《華嚴經》，全部的《華嚴經》寫出來，好像送給美國一個大學圖書館去收藏，字寫得非常工整，大概都是寸楷，字很大。老和尚年歲很高，我去看他的時候大概七十多歲，那個時候我五十幾歲，所以他至少大我二十歲。

這是跟諸位說清楚、說明白，我們自己心裡就有數了，我們自己道場的住眾要選什麼？選和合僧，真正志同道合，歡喜在一起修行。志不同道不合，還是各人自己去住小茅蓬好。這個事情難，真難。早年，我們非常敬佩的洗塵法師，香港，也是老朋友，大我幾歲，不多，大我三、四歲的樣子。我是非常，因為他在香港有影響力，希望他能夠建立一個五比丘的小僧團，大家來修六和敬。我們談這些事情，他也歡喜，滿口答應，我回到台灣之後就沒消息了。他有個精舍，兩個人住，是他老朋友金山法師，他們年齡相同，同鄉，聽說兩個人常常吵架，現在都不在了。早年我在香港講經，聽眾法師很多，現在幾乎三分之二都不在了。

我們嚮往，真正希望有一個和合僧團出現。念佛的人比較容易，如果身心放下，一心求生極樂世界，心裡頭把妄念放下，雜念放下、欲望放下，心裡頭只有一尊阿彌陀佛，除阿彌陀佛之外，一個雜念都沒有。有幾個人大家都是這樣子，這個和合僧團就出現了。不分在家出家，四眾可以住在一起，一心專求西方淨土，除這一念之外，其他的沒有，它真的會變成一個和合僧團。如果還有為自己的念頭，這就不行了。幾個人能夠把自己放下！這是我們幾十年來所嚮往的，不容易實現。這是我們把和合僧團真相給諸位說出來，

這就知道想破和合僧團，找不到。知道這是極重之罪。

接著下面說的「大乘別途五逆」，這是《大薩遮尼毘子所說經》第四卷，「有五種罪名為根本。何等為五」，哪五種？「一者破壞塔寺焚燒經像，或取佛物法僧物」，就是三寶物，這就是盜戒，盜三寶物。「若教人作，見作助喜，是名第一根本重罪」。你沒有盜，你叫別人去偷，別人盜三寶物，你知道了你歡喜，都是這種罪。下面第二個「若謗聲聞闢支佛法及大乘法，毀訾」，就是詆毀，「留難、隱蔽、覆藏，是名第二根本重罪」。這就是大小乘法毀謗、詆毀、留難，人家修學你做障礙。隱蔽、覆藏是把這些經典法本收藏起來，不給別人看，甚至於把它毀掉，想修學的人找不到經卷，這是第二個重罪。第三，「若有沙門信心出家，剃除鬚髮身著染衣，或有持戒或不持戒，繫閉牢獄枷鎖打縛」，這就是對出家人。這出家人有信心，有持戒的、有不持戒的，你把他，繫是用繩索把他捆綁起來，把他關在監牢獄，加上枷鎖打他；縛是捆，用繩子捆綁他。「策役驅使」，或者叫他去做勞役、做苦工。「責諸發調，或脫袈裟逼令還俗，或斷其命，是為第三根本重罪」。

「於五逆中若作一業是為第四根本重罪」，那就通常前面講的五逆，五逆裡頭隨作一種，是這個裡面第四個根本重罪。末後這一條，「謗無一切善惡業報，長夜常行十不善業，不畏後世」，這是不相信因果報應，不相信作善得福、造惡得惡報，不相信。世間沒有善惡，只有強權，沒有公理，他相信這些。以勢力服人，不服的就虐待他，甚至於殺害他，他不知道有後世。「自作」，自己幹，還教別人，「堅住不捨」，這是「第五根本重罪」。小乘人的五逆，「與此中第四一逆相當」，小乘講的五逆就是這五種裡頭第四種。

下面有同類的五逆。犯母，這個犯是侵犯，這是講邪淫罪。「

犯母與無學之比丘尼，是殺母罪之同類」，跟殺母親的罪相同。換句話說，這是墮無間地獄的。第二，殺人。「殺入定中之菩薩，是殺父罪之同類」，這個修行人入定，你把他殺了。第三，「殺有學之聖者」，有學就是還沒證果的，證果是聖人，沒有證果的這些學人，你殺他等於殺阿羅漢，「是殺羅漢罪之同類」。阿羅漢，「無學之聖者」。第四，「奪僧眾成和合之緣」，這裡有四個人在一起修行，他把他趕走，破壞他的和合，「不使和合之事成就」。這是「破僧罪之同類」，跟破和合僧的罪是一樣的。第五，「破佛之窣堵波」，窣堵波是梵語，中國人稱為塔，舍利塔，裡面是供養佛舍利的，你把這個舍利塔毀了。「是出佛身血之同類」，等於破佛身血。

「《俱舍論》十八曰：同類者何？頌曰：汙母無學尼，殺住定菩薩，及有學聖者，奪僧和合緣，破壞窣堵波，是無間同類」，造這些罪業統統都是無間地獄。不知道這些事情的人他敢幹，知道這事情，寧捨身命我們也不敢幹。他叫我去幹我不幹，他把我殺掉了，他殺我我不墮地獄；我要聽他的話幹了，將來一定墮無間地獄，在這個時候我選擇什麼？我當然選擇不要身命。如果知道念佛，我遭這個難的時候，佛會來帶我到極樂世界。我要愛惜這個身命，我要聽不善人的話，去幹這些事情，墮無間地獄；他叫我幹，他將來也墮無間地獄，他受的罪比我還重。寧捨身命也不能幹這個五逆罪。

末後是「提婆五逆」，提婆達多。《法華文句》第八卷有這麼一段文：「誘拐五百比丘，而破和合僧」，這是提婆達多幹的，這是他第一個五逆罪。第二個「擲大石而自佛身出血」。他知道釋迦牟尼佛每天出去托鉢，路上有一個地方是石壁，佛在那個下面走過。提婆達多在這個山，是一個石頭山，頂上放一個大石頭，推下去



想把釋迦牟尼佛砸死。佛的福報大有護法神保護，這就是韋馱菩薩用金剛杵把它攔截住，石頭就碎了，碎片砸破佛的腳背，讓佛的腳背流血，叫出佛身血。這是五逆第二個，提婆達多的五種罪孽。第三，「教阿闍世王放醉象使之踐佛」，這也是教唆阿闍世王把大象，大象讓牠喝酒，喝醉了牠就發瘋，到處踐踏。釋迦牟尼佛來了，把象放出來，讓象去殺釋迦牟尼佛，佛有神通，佛有護法神，沒有被牠傷害。這第三種。第四，「以拳殺華色比丘尼」。這是他動手打人，把華色比丘尼打死了，這第四個。第五個「置毒於手之十爪，欲由禮佛足而傷佛」，他把毒放在指甲上，禮佛足的時候，想用指甲把佛的腳掐破，毒滲進去，這提婆達多幹的事情，第五種傷害佛的罪孽。

「是非五種各別之五逆，乃重同類而成五數，蓋自佛身出血與教阿闍世王及置毒於爪中，為同一之逆罪。配之於別種之五逆，則但為三逆罪也」。因為這個事跟殺佛是同一樁事情，都是惡意加佛。這說了有三樁事，三樁事情其實也是一樁事，都是想置釋迦牟尼佛於死地。五個把它歸納就是三個，「破和合僧、惡意出佛身血、殺阿羅漢」，拳殺華色比丘尼就等於殺阿羅漢。「同次文曰：若作三逆，教王毒爪並害佛攝」，這就是用歸納開合不同，展開、各別來說是五樁事情，裡頭同類的有三種，目的都是要害佛，可以把它歸納成一類，提婆達多的五逆罪。

後面還有一個「五逆輕重」，《大乘義章》裡頭說的「殺父最輕，殺母次重」。殺母比殺父重，殺阿羅漢比殺母重。阿羅漢是教師，他教化這一方，這一方人的慧命得自於阿羅漢，你把阿羅漢殺掉了，這一方的人，善知識沒有了，不懂得斷惡修善。這個因果責任很大，這個罪業是無間業，所以決定不能做。中國古時候在社會上，教書人物質生活是最艱難的，因為他收入微薄，一般人稱為窮

秀才。雖然是個窮秀才，他誠心誠意來教好下一代，功德無量。為什麼？他一生修法布施，來生得智慧。法布施裡頭有財布施，什麼財？身體，內財布施。他用身體去教，要用時間去教、要用精力去教，這叫內財布施。內財比外財果報更大，所以他來生有財富、有智慧。雖然窮困，還是有許多人喜歡做，為什麼？他知道來世因果，前世沒有修，這一世命裡頭沒有，該受苦，但是認真肯做。如果學佛懂得佛法，像袁了凡改造了命運。俞淨意，俞淨意是個教書的，教私塾的，他遇到灶神，灶神給他一番開示，他認真懺悔，改過自新，晚年福報就來了。晚年福報是花報，來生是果報，所以他的來生比晚年更好。明白這個道理，改善自己的命運都靠自己，不靠別人，這些事情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

這五種，五逆輕重，最重的是破和合僧。「故成實云」，《成實論》，「破僧最重，何故如是」，為什麼？「離三寶故」。僧在這個世間代表三寶。他自己修行怎麼樣，我們可以不去理會，那是他的事情。他的形相能警惕眾生，啟發眾生恭敬三寶，恭敬三寶得福報。他是個破戒僧，我也把他當真僧看待，我得福報。他破戒是他的事情，我修我的功德，我以誠敬心對待他，看他像看佛一樣，我得福。他不是佛，他是破戒僧、造惡的僧，我還是得福。因為我看他是佛，與他好不好、善不善沒關係，對我沒關係，看我用什麼樣的心態對他，我得的是什麼。他是個真正修行人，我不善的態度對他，我有罪；他不是一個好修行人，我不善的對待他，我也有罪。為什麼？因為我不善對他，引起別人也不善對他，甚至於引起別人對三寶的看法就不一樣了。這個責任誰負？這個帳很細、很精密。

賢首國師在《還源觀》上講的四德，第二個是威儀有則，意思就是說，我們活在這個世間要給大眾做最好的榜樣。這就對了，這

就真正在積功累德，斷惡修善，積功累德。如何令一切大眾恭敬三寶、信仰三寶，這功德大。絕不能叫人因我而輕視三寶、疏遠三寶、毀謗三寶，這個罪就重了。所以古人有一句諺語說「地獄門前僧道多」，這一句話說得，我們仔細去想想，不無道理。僧道都是出家修行人，如果我們的行為不檢點，讓別人批評、毀謗，那是他批評什麼？他批評三寶，他批評我個人無所謂，連累的是整個佛法，整個宗教都受連累。這個帳是這麼算法的，結罪從這個地方結的，所以你的罪就很重。要不然自己做一點小的，怎麼會墮無間地獄，有那麼重的罪？論你的影響，你影響多少人對佛教產生誤會，對佛教失去信心，這個罪可就重了。

像經上講的，無間地獄壽命多長？一個大劫。一個大劫是這個世界成住壞空一次，八十個小劫，你才能夠離開無間地獄。想早一點脫離，你有什麼功德？唐太宗如果不是這一部《群書治要》的功德，能救全世界的功德，他要等一個大劫才能出來，沒有那麼簡單。我們對於他死了以後到哪裡去，我們不知道，我們也不會關心這個事情。印《群書治要》，不是為他，我們覺得這部書非常好、非常有價值。在中國失傳了一千年，到哪裡去了？唐朝亡國之後，這個書到日本去了，就是日本人在中國留學的這些學生帶回去了。那時候的書完全是手寫的，印刷術宋朝時候才發明，所以他們帶到日本統統是手寫的本子。手寫的本子不多，容易失傳，所以這個書日本有，中國沒有。我們看中國的二十五史，《唐書》、《宋史》、元明清統統沒有提到，名字都沒提到，感覺得奇怪書到哪裡去了？

乾隆皇帝做了六十年皇帝，他的祖父康熙在位六十一年，他不願意超過祖父，小時候祖父疼愛他，念念不忘祖父的恩德，所以他到六十年，他就把王位傳給兒子，自己做太上皇。就在這個時候，嘉慶，他的兒子繼承王位，日本的天皇對中國皇帝進貢，就是送禮

物來道賀。禮物裡頭有一套這個書，中國人才知道，才知道有這麼一部東西。但是那個時候的中國人對於這個書不重視，為什麼？康乾盛世不亞於貞觀，所以看這個東西沒有什麼作用，他們都做到了，不重視。到滿清亡國，這本書被人發現了，交給商務印書館，商務印書館印了兩版。一版就是我們現在印的這個，是日本的版本，沒有改動，原文印下來的。另外一個本子是在《國學叢書》，商務印書館編的小冊子，口袋書，攜帶方便，對年輕人很方便，價錢也很便宜，它收了這個本子。這個本子重新排版，鉛字排版。我們想到這兩種本子印刷的數量大概都是一千套，不會很多。一百年前的事情。這一千套在中國這個大地，經過軍閥割據、中日八年戰爭，幾乎都在戰火當中毀掉了，到哪裡去找？

我講經提到這個非常感嘆，唐太宗這個書太好了。居然有聽眾替我留心，在國內不知道在什麼地方找到的，這兩種一種一套，這兩套寄給我了。我拿到手上，如獲至寶，略略的翻一翻，我沒有細看，趕緊交給世界書局。因為這個書沒有版權，版權只是五十年，它超過五十年了，我就交給世界書局。我說你們印，我要一萬套。我說這版權就送你，原書送給你，你們保存。等於說我給你買一萬套，你自己可以多印一些流通，你們書店去賣，等於說我跟你買一萬套。

好像過了一、二個月，我又收到一套書《國學治要》，這是我夢寐所希求的。我早年在中國大陸找了幾位教授，教文史的，從《四庫薈要》裡頭，就像《群書治要》同樣的方法，在裡頭擷取精華編一套書出來給現在人讀。做了一年多，編出來的本子不理想，所以沒有辦法印出來。念念都沒有忘記這樁事情，沒有想到古人已經做了，《國學治要》一送來，這就是我想做的。九十年前做的，我看這個序文。它寫序文，就是全書完成了寫序文，丁卯年，我是那

一年出生的。他們八年做成功，那就是在我沒有出世八年前，他們就開始幹了，我出生那一年他們圓滿，又過了四年，才印成書流通。在我想，印成書應該也是一千套，這將近九十年的時間，這書也沒有了。蒐集這一套寄給我的，是一套很破爛的書，還好字沒有損壞。書本有損壞，嚴重損壞，但是字沒損壞。我著急了，也趕快趕緊印一萬套。這部書是什麼？這部書是《四庫全書》的鑰匙，你想看《四庫全書》，先讀這部，對於《四庫》就大概都了解了。然後你喜歡專攻哪一部門，你再可以查目錄提要，找出這一部分專攻。

一定要「一門深入，長時薰修」，一門，你搞個十年、二十年成就了，你成為這一門的專家學者。不要搞多、不要搞雜，多了雜了你沒有成績拿出來。如果有這種條件，能夠有十年、二十年，沒有太大的障礙，你能夠繼續讀書，專攻一種。古人有一句話說得好，讀書千遍，其義自見，那個自見是開悟了。不要以為佛經可以開悟，世間書都可以開悟，你能夠把《聖經》讀一千遍也開悟，《古蘭經》讀一千遍也可以開悟。什麼原因？讀一千部是叫你心定下來，目的在此地。把你的雜念念掉、把你的妄想念掉，目的在此地。你真正妄想執著念掉了，念到沒有妄想、沒有執著就得定了。定，繼續再去念，念個一、二年，你就很可能豁然大悟。不認識字的古大德很多，伊斯蘭教創教的穆罕默德，就是不認識字，跟中國惠能大師一樣，你看他能夠說出一部《古蘭經》，別人記錄，他說出來，他不認識字。所以貴在一門，人人都有這個緣分，就是你肯不肯幹，死心塌地搞一樣，不要搞多，你就能明心見性、你就能大徹大悟。搞多、搞雜就完了，一生常識很豐富，樣樣都懂得，樣樣都不通，這是現在很多人犯的毛病。

現在談起戒律，我們曉得有個果清法師。果清法師很難得，三十年前，他參加李老師的研究班，那時候大學剛畢業。這個研究班

只辦了一屆，八個學生，他是其中之一。我在這個班裡面教《金剛經》，班裡頭六個老師，六個老師，八個學生。八個學生只有他一個成就，不容易，我們很喜歡，八個人裡頭有一個成就。這一個成就，就是一生專攻一門。所以決定不能搞多，搞多就是毀掉自己，一門就是成就自己。而且是戒律，「戒為無上菩提本」，你的經論講得天花亂墜，著作等身，人家說你一句話，你沒有學過戒律，你完了，就完了。

諸位曉得定弘跟我，我培養他，我把他送到果清那裡去，跟果清法師認真去學三年戒律。將來你出來講經說法，人家尊敬你、佩服你，你學過戒律。否則話，講得再好，人家一說，批評你「這人沒學過戒律」，就完了。怎麼辦？緣，這是他的緣分，不是我的緣分，他的緣分。果清跟我三十年沒有往來，我們從離開那個班之後，以後再沒見過面。沒想到他以後出家了，我聽說同學當中有一個出家，不知道是他，能有今天這樣成就，真正難得。佛法將來復興要靠你們底下一代。我們這一代幹的是什麼？幹的是宣傳。因為今天的世人對佛法已經產生嚴重誤會，我們能把這個誤會消除，把大家信心再恢復起來，這是我們的使命。讓我們再恢復，我們沒有那個時間，也沒有那個精力了。今年八十七了，頂多再幹個十年吧，九十七，九十七不能幹了，李老師九十七往生的，體力不行了。

所以我對於底下這一代就非常重視，特別重視戒律。這是章嘉大師，我跟他老人家三年。我學佛的時候是走哲學的路子，我從哲學裡面進門的，不是從宗教、不是從信仰，所以對於戒律沒有興趣，產生很嚴重的誤會。認為戒律是生活規律，佛經上講的，那三千年前印度人的生活規律，我們學它幹什麼？時代不一樣了。居住地方也不一樣，我們居住在中國，他在印度，他們的生活三衣一鉢可以，他住在熱帶，行；我們在溫帶必須得四季衣裳，地點不適合。

佛法我們最尊敬的，就是它有靈活性，它不是個呆板的，非常給你講道理。也就是我們發現到，這個教學它著重本土化、現代化，所以它受人歡迎。它的經，經中確實沒有意思，你用無量義去解它，但是這要有智慧，真正開悟才行。不開悟不行，不開悟是猜測，你全猜錯了。開悟之後佛知佛見，深說淺說，長說短說，得大自在。

章嘉大師把戒律這個概念灌輸給我，用的方法非常善巧。他知道跟我講，我不會接受，接受也是陽奉陰違，老人知道得太清楚了。怎麼傳授？我們是每個星期見一次面，一、二個小時，多半是兩個小時。我離開的時候，他會送我到門口，在門口會跟我說一句話，「戒律很重要」。就這一句，每一次離開，都跟我說這個話，我總聽了幾十遍，所以耳熟，印象深刻。他老人家走了，給他單獨做一個火化爐。他不是跟別人一起火化，單獨給他做個火化爐，甘珠活佛主持這個儀式。我們大概有二十多個人，搭了二、三個帳篷，在火化爐旁邊，住了七天七夜。我因為有工作，只能請三天假，我在帳篷裡住了三天三夜。認真去回憶，這三年大師教我些什麼？這一提起，頭一句就是戒律很重要。為什麼他要跟我講，每一次都跟我講，難道真重要嗎？就非常認真去思惟這樁事情。兩個星期，我明白了。

佛法跟世間法不一樣，不能用世間法去看佛法，因為佛法是出世間法，是超越六道輪迴、超越十法界的。世間法，我原先把它看作世間法一樣，認為是世間普通生活規範。世間三代的禮都有興革，換一句說，夏商周的禮都經過修定，還適用的留到，不適用的重新再定。現在國家憲法，你看過個三五年，條文很多不適合的就要修憲。佛家的戒律，幾千年沒人敢修，一個字也不敢動。什麼原因？它是出世間法，你照這個法你能夠超越六道、超越十法界；你要把它修變動，你就出不了六道、出不了十法界。我想通這一點，自

己認真反省，兩個多星期，想通了、明白了，戒律一個字都不能更動，我承認了。這才找戒律的書來看，以前根本不看的。我才感激章嘉大師，用這種善巧方便、這樣苦心讓我認識戒律，讓我肯定戒律，不再輕視戒律。

我想學沒地方學，沒人教，我自己想研究，沒有這個緣分。我學佛很可憐，受戒之後，在寺裡頭，我出家這個道場住了一年。住了一年不行，學的東西太少了，我跟常住請假，老和尚請假，到台中，我說我再去學二、三年，過年我回來，老和尚生日我回來，其他的時間我在台中學習。老和尚也答應了，不是真答應。我離開之後，老和尚生日，我回來祝壽，你們出去的人，還想回來？我聽到這句話，我就了解了，我回不了寺廟了。別的寺廟，別的寺廟不收我，說我是四寶的徒弟。四寶，他們叫李炳南老居士叫四寶，四寶的徒弟跟我們不是一類的，把我看作異類。

逼著我沒有辦法，就到處流浪，就走出台灣，走遍全世界。不是我要走，不是我喜歡走，我是逼著沒地方去，走投無路。那個時候沒有人知道我，也沒有人送錢給我，我想買個小房子住下來，自己用功，都不可能，我不主動問人要錢。所以，哪個地方邀請就到哪裡去，去講經，講完就回來。講經聽別人的，別人喜歡這個就給你講這個，喜歡那個就給他講那個，講了幾十部經典，過的是這個生活。但是也有好處，增廣見聞，看得多。走得多，看得多，沒有想到跟國外的這些宗教聯繫上了，都是一些緣分，也沒有想到最後還走到聯合國去了。沒有學位，只有初中畢業，大學送博士給我，我三個大學，三個博士學位。早年在台灣，我教過五年文化學院，現在是文化大學，最早是文化學院，我在那裡教了五年，五年是兼任教授，不是正式的，兼任教授，但是這個資歷到以後被人家承認了，所以在國外的大學聘請我做教授。其實我初中畢業，高中只念



了半年，這我的學歷，喜歡讀書，讀得很雜、讀得很多。緣殊勝，這個緣不是任何人能夠具有的，這是什麼？祖宗安排的，三寶加持的，絕不是人力能做得到的，我自己清楚。

所以我的期望就在下一代，下一代要真幹，要真正聽話，要真正有決心，「一門深入，長時薰修」、「讀書千遍，其義自見」，就這兩句，任何人都可以成功。不認識字，年齡大了，超過四十歲，不行了，來不及了，那走哪個路子？走鍋漏匠的路子，走修無師的路子，這一生雖然苦，來生上品上生。我們遇到真念佛人，他什麼都不懂，真的不認識字。你跟他接觸，你看他滿面笑容，沒有一絲毫猜疑，真正是老實慈悲。一天到晚就是一句佛號，除一句佛號，問他什麼都不知道。你跟他講什麼話，他都是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，也不知道他聽見沒有聽見，反正他就對你是一句一句阿彌陀佛。這種人將來往生，統統都是上輩往生，不要小看他。一般人都嫌棄他、不理他，那是真正的菩薩。如果道場碰到有這幾個人，要真正恭敬他，那是道場之福。誰在護持保佑道場？就是那幾個人，千萬不可以輕慢。我們是在享福，他是在修福，他修的福是讓我們來享，他不享，必須要看清楚、看明白。

下面，破和合僧我們學過了，下面是「謗法闡提」。「二種闡提之一」，闡提是梵語，意思是沒有善根、斷善根的人，「又曰斷善闡提」。闡提是梵語，一闡提，「不成佛之人」，這種人學佛不能成就。為什麼？毀謗大乘、毀謗聖賢，是「以誹謗大乘而斷善巧，故不可成佛」。像提婆達多就是標準的一闡提。「二種闡提」，第一種「捨善根之闡提。此先天的，本來之闡提也」。這種人我們知道，多半都是從三惡道來的，帶著三惡道的習氣，他沒有善根，他不喜歡善法，學惡很容易學會，無惡不作，善法他不相信、他不能接受，這是先天的。

第二種有「方便闡提」，這闡提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他是菩薩再來的。「菩薩為化度眾生，以方便假為闡提」，他是來表演的、來演戲的。誰是的？給諸位說，提婆達多就是的。提婆達多在地獄，真在地獄，不是假的。世尊告訴我們，雖然他在地獄，他在地獄裡面的享受跟忉利天一樣，他享福。為什麼？釋迦牟尼佛這個團體，無論在家出家，「一佛出世，千佛擁護」，提婆達多也是大善知識再來的，他演這個角色，演得很像、演得很逼真。法身菩薩再來，示現墮地獄，讓你們看作惡的果報。但是你不曉得，沒有人知道，只有佛知道。他在地獄裡面跟在忉利天沒有兩樣，但是他在地獄，地獄裡頭最大的福報。表演這些教人，起這個心、做這種事是墮無間地獄的，表演給你看，他是演員，台前是一闡提，台後他是菩薩。多不多？很多。

在中國家戶喻曉的濟公，濟公，你看瘋瘋癲癲的，不守清規、不守戒律，但是他行善，他能幫人治病，他沒有規矩。出現在世間，那個時代出家人個個都是守規矩，守規矩幾乎是死在戒條之下了，這也是錯誤的。他來做一個表演，完全不守，真正明白人覺悟了，戒律是活活潑潑的，不是死呆板的。所以一定要通達開遮持犯，什麼樣的場合靈活運用，你才能普度眾生、利益眾生。該開不開，許多人真正這一生得度的機會被你斷掉了，所以學東西活學活用。

我過去在北京碰到一樁事情，十幾年前，將近二十年了。在北京住國際飯店，我在國際飯店只住過一次，那個時候我在美國，我進入中國好像是用美國護照。在國際飯店，我下樓的時候，沒有坐電梯，從樓梯下來，遇到在紐約的一個居士，徐居士，跟我俗家同姓，樓梯上無意碰到了。我說你在北京？他說是，他在北京有生意，說今天他的兒子娶媳婦，大喜之日碰到我了。他說法師，你來得正好，請你來給我們新人做證婚人。他證婚人有一個請了程思遠，

好像是政協副主席，電影明星林黛的爸爸。如果年歲大的人還記得的話，林黛的父親，林黛長得跟她爸爸樣子很像，請他一個。臨時把我拉進去，我說哪些人？他說今天，因為女方是日本人，他兒子跟這個女孩子同學，都在北大讀書，這麼認識的。有日本駐中國大使，有很多日本的官員跟企業家，中國官方代表也有不少，都是高階層人士。他把這個情形跟我一說，我就答應了。為什麼？這些人一生遇不著佛法，聽不到一句佛法，證婚人好，會上台講十分鐘話，十分鐘我就把佛法傳給他們，這個機會可不能失掉。

他什麼也沒有預備，那一天全是葷菜，我吃肉邊菜，我也陪他們喝一杯酒。坐在我旁邊的是廖仲愷的兒子廖承志，他坐在我旁邊，他說法師，你們是這樣活潑的？我說是，沒有拘束。那我也可以學佛？對。你看那些人就受影響，佛法活活潑潑，不是死呆板的。今天這種盛會多難得，這是開緣，這不叫破戒。我要是認真，那麼樣固執的話，這些人跟他們接觸機會就沒有了。尤其他們都喝酒，我陪他喝一杯。和尚也可以喝酒？可以，怎麼不可以？只要不喝醉。酒的戒就是如此，為什麼佛要把酒列入戒？酒醉亂性。李老師以前給我們講過，講《禮記》的時候，《禮記》的註解，鄭康成就是鄭玄，漢朝的大儒。這個人，中國講的三百杯這個典故，就從他來的。他學成之後回家，老師帶著同學十里長亭給他送行，每個人敬他三杯酒，三百杯。三百杯酒喝下去之後，小小的禮節都不失，人家有這個本事。所以李老師講到這個，我們的酒量都像鄭康成一樣，釋迦牟尼佛就沒有這一條戒了。酒是遮戒，前面四個是性戒，酒是防止你犯罪的。我們自己沒有學佛的時候，我還能夠喝四兩白酒，我現在喝一兩不會醉，絕不超過一兩，就一杯，絕不超過一杯，我跟這些人應酬，這大家多快樂。所以你要能守得住，酒醉亂性，那佛的面子就丟掉了，破壞佛教形象，這個不好，總是分寸拿準。

我要幫助這些日本人、幫助中國這些高官，讓他們了解佛教，佛是什麼？佛是教育。十分鐘講話就可以介紹，簡簡單單。我學佛是跟方東美先生學哲學，最後一個單元「佛經哲學」，我才真正認識佛教，佛教是什麼？釋迦牟尼佛最偉大的教育家，不要看錯了。但是今天佛教，它不研究經典了，它不走教育了，它為死人服務，變成宗教了。說清楚、說明白，阿賴耶識就落了種子，他對於佛法就有另外一個看法了，這是非常好的機緣，不能失掉。所以人家說的，有的人知道這個事情，就說淨空法師破戒了，隨他說去。戒律不容易，什麼場合、什麼地點、什麼些人物，應該怎樣去做，總而言之句話，要勸導眾生認識佛教、明白佛教、了解佛教，對佛教產生信心。

佛教是佛陀的教育，中國人喜歡簡單，能省的統統省了，稱佛教。現在不行了，要加兩個字進去，「佛陀教育」。我們在香港成立這個小機構「香港佛陀教育協會」，我們在澳洲「淨宗學院」，一般的這些機構都稱為「淨宗學會」，這個名詞是夏蓮居老居士提出來的，我們認為這個很現代化。修行的道場叫學會，學習的道場、研究教理的道場叫學院。所以我們在澳洲註冊是淨宗學院，政府承認。政府原來認為我們是宗教，二、三年之後，到我們這來視察，把我們定位是教育，他說我們不是宗教，這澳洲政府定位的。我們幫助世界所有宗教要回歸教育，我們已經回歸了，帶頭給它看到了。回歸教育，互相學習，宗教團結可以化解衝突，會帶給社會永久安定和平。認真學習自己的經典，還要認真學習別人的經典，求同存異，宗教就可以團結。團結有理論的基礎，這真團結，宗教可以互相在一起學習。我講過天主教的《玫瑰經》，現在在天主教還流通。我講過《古蘭經》，沒有障礙，不亞於他們的傳教師，他們聽到歡喜。所以我提出世界宗教一家人，是真的不是假的，我們這

一家人要致力於世界和諧，要化解一切衝突，帶給人家庭和諧、事業上和諧，社團的和諧，社會和諧，國家和諧，世界和諧，這是我們的工作、是我們的本分。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就學習到此地。